



第626期

枇杷晚翠

汪曾祺

夏日山间

[美]约翰·缪尔 周莉 译

打橘子

俞平伯

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昆明云南大学的教授宿舍区有一处叫“晚翠园”，月亮门的石额上刻着三个字，字是胡小石写的，很苍劲。我们那时常到云大去拍曲子，常穿过这个园。为什么叫“晚翠园”呢？是因为园里种了大概有二三十棵大枇杷树。《千字文》云“枇杷晚翠”，园名用的便是这个典。这句话最初出在哪里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实在是有点惭愧。不过《千字文》里的许多四个字一句的话不一定都有出处。比如“海咸河淡”，只是眼前的一句大实话，考查不出来源。“枇杷晚翠”也可能是这样的。这也是一句实话，只不过字面上似乎有点诗意，不像“海咸河淡”那样平常得有点令人发笑。

枇杷的确是晚翠的。它是常绿的灌木，叶片大而且厚，革质，多大的风也不易把它们吹得掉下来。不但经冬不落，而且愈是雨雪后，愈是绿得惊人。枇杷叶能止咳润肺。我们那里的中医处方，常用枇杷叶两片（去毛）作药引子。掐枇杷叶大都是我的事。我的老家的后园有一棵枇杷树。它没有结过一粒枇杷，却长得一树浓密的叶子。不论什么时候，走过去，一伸手，就能得到两片。回来，用纸媒子的头子，把叶片背面的茸毛搓掉，整片丢进药罐子，完事。枇杷还有一个特点，是花期极长。头年的冬天就开始着花。花冠淡黄白色，外披锈色的长毛，远看只是毛乎乎的一个疙瘩，极不起眼，甚至根本不像是花，不注意是不会发现的，不像桃花李花喊着叫着要人来瞧。结果也很慢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它的花落了，结了组子大的绿色的果粒。你就等吧，要到端午节前它才成熟，变成一串一串淡黄色的圆球。枇杷呀，你结这么点果子，可真是费劲呀！

把近几年陆续写出的谈文学的短文编为一集，取个什么书名呢？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一个《晚翠文谈》。这也像《千字文》一样，只是取其字面上有点诗意。这是“夫子自道”么？也可以说有那么一点。我自二十岁起，开始弄文学，蹉跎断续，四十余年。而发表东西比较多，则在六十岁以后，也真够“费劲”的。呜呼，可谓晚矣，晚则晚矣，翠则未必。

我把去年出的一本小说集命名为《晚饭花集》，现在又把这本书名之曰《晚翠文谈》，好像我对“晚”字特别有兴趣。其实我并没有多少迟暮之思。我没有对失去的时间感到痛惜。我知道，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，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，写不出大作品，写不出有分量、有气魄、雄辩、华丽的论文。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。一个人的气质，不管是由先天还是后天形成，一旦形成，就不易改变。人要有一点自知。我的气质，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。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。我写的一切，都是小品。就像画画，画一个册页、一个小条幅，我还可以对付；给我一张丈二匹，我就毫无办法。中国古人论书法，有谓以写大字的笔法写小字，以写小字的笔法写大字的。我以为这不行。把寸楷放成擘窠大字，无论如何是不像样子的——现在很多招牌匾额的字都“放”出来的，一看就看得出来。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，就可以比较“事理通达，心气平和”了。在中国文学的园地里，虽然还不能说“有我不多，无我不少”，但绝不是“谢公不出，如苍生何”。这样一想，多写一点，少写一点，早熟或晚成——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曾跟我开玩笑，说汪伯伯是“大器晚成”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偶尔爱用“晚”字，并没有一点悲怨，倒是很欣慰的。

三十多年来，我和文学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。有时甚至完全隔绝，这也是好事。我可以比较近地观察生活，又从一个较远的距离外思索生活。我当时没有想写东西，不需要赶任务，总还是比较自在，比较轻松的。经过三四十年轻慢的有点孤独的思想，我对生活、对文学有我自己的一点看法，并且这点看法很像组子大的枇杷果粒一样渐趋成熟。这也是应该的。否则的话，白白吃了这么多年的饭了么？

我不否认我有我的思维方式，也有那么一点我的风格。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思想凝固僵化；成了一个北京人所说的“老悖晦”。我愿意接受新观念、新思想，愿意和年轻人对话——主要是听他们谈话。希望他们不对我见外。太原晋祠有泉曰“难老”。泉上有亭，傅山写了一块竖匾：“永锡难老”。要“难老”，只有向青年学习。我看有的老作家对青年颇多指责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甚至大动肝火，只能说明他老了。我或许还不那么老，这是沾了我“来晚了”的光。

“吾令羲和弭节兮，望崦嵫而勿迫。”套用孔乙己的一句话，“晚乎哉，不晚也”，我还想再工作一个时期。（摘自《汪曾祺作品集》江苏人民出版社）

今日雷声和云量正常。牧羊人比利与羊群却有一些小麻烦。

比利宣称，羊这种造物从存在到灭绝，哪个羊群里的坏东西也不会比这群羊里更多。不管丢了多少，他说，他也决不会踏出一步，去寻找它们。因为，据他推理，在找回一头逃亡者的期间，可能又丢了十头。追踪逃犯因此成了我和卡尔洛的任务。

比利的小狗杰克也在制造麻烦，它夜夜离窝，去布朗平原拜访山上的邻居。杰克是一只说不出品种的杂种狗，模样普通，但在求爱和战斗方面却极有进取心。它咬断了所有拴它的绳子和皮带，害它的主人一次次爬上灌木丛生的山坡，把它拖拽回来。最后，绝望的主人找来一根木棍，一头连着它颌下的项圈，一头拴在一棵结实的小树上。然而木棍发挥了良好的杠杆作用，在夜晚不停的扭动中，小树那一头的磨磨断了，杰克又踏上惯常的旅程，它拖着木棍穿过灌木丛，平安抵达印第安人的部落。主人随后而至，毫不宽容地揍了它一顿，并且恶狠狠地赌咒说，下个夜晚会“让这昏了头的傻狗没法动弹”。他拿了一个几乎与杰克一样重的汤锅铁盖当作铁锚，无情地直接拴在项圈上，紧贴着下颌。可怜的家伙似乎无法动弹了，直到天黑它都始终垂头丧气地站着。它无法扭头张望，甚至没有办法躺倒，除非尽力探着前腿扒着锅盖，把头缩在两爪之间。

然而没等天亮，高处便传来了杰克胜利的吼声，铁锚非但没困住它，反倒帮了它。它应当是把沉重的铁盖盾牌似的抱在了胸前，作为可怕的盔甲披挂着，用后腿走着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爬着，去面对了情敌。

下一晚，杰克与锅盖一并被捆入了装豆子的旧麻袋里，愤怒的比利终于赢得了胜利。我们进山以前，杰克的下颌刚被响尾蛇咬了一口，大约有一个星期，它的头和脖子肿得比正常的两倍还粗，但它依然轻快活泼地如常跑动。现在它已经完全恢复了，只吃了一种解毒的药，就是新鲜的牛奶，不过得往中毒疼痛的咽喉里一次强行灌入一两个加仑。

（摘自《夏日走过山间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）

芒种有光

王 英

芒种节气被农人们称为“双抢”季节——这不仅仅意味着要争分夺秒地抢收金黄饱满的小麦，还预示着要刻不容缓地抢种玉米与大豆，以期下一季丰收。

儿时，每逢芒种时节来临，家中男女老少纷纷倾巢而出，投身田野之中。就连学校也会特别安排“忙假”，让中小学生在协助家里，参与农事活动。在这一时期，乡间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收割与播种，都为这一份田间地头的忙碌让步。

晨曦微露之时，家家户户便已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我时常在梦中被母亲唤醒，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跟随着父母的脚步，踉跄着走到自家的麦地前。站在地头，望着那随风翻滚的麦浪，父母的脸上会绽放出由衷而满足的笑容。他们朝手心唾一口唾沫，随后从腰间抽出锋利的镰刀，很快便没入那无边的麦浪之中。他们弯身如弓，左手紧握麦穗，右手的镰刀在麦浪间翻飞，镰刀的每一次挥动都伴随着麦秆断裂的清脆声响。一片片麦子便在他们熟练的动作中倒下。而我会父母身后仔细地搜寻麦田中遗落的麦穗，生怕错过任何一株。

芒种时节，村庄的男女老少皆欢欣鼓舞，眼眸里燃烧着希望的光芒，言语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“五月虽热麦风清，檐头索索噪车鸣”，劳作一天的人们归来，整个村庄随即沉浸在欢快氛围中，欢声笑语在村庄上空回荡。

林清玄曾说过：“芒种，是为光芒根植。”在我看来，芒种之光，不仅源自乡亲们勤劳的双手和无尽的汗水，更是乡村坚定信念与美好愿景的绽放。当大地聚焦于麦田，野外花草皆虔诚仰望，仿佛也在为这份辛勤与收获而喝彩。汗水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那是劳动者最美的见证！（2025年6月22日《今晚报》）

01

陶庵说：“越中清馋无过余者，喜啖方物。”其中有一种是塘栖蜜橘。这种橘子我小时候常常吃，我的祖母她是塘栖人。橘以蜜名却不似蜜，也不因为甜如蜜一般我才喜欢它。或者在明朝，橘子确是甜得可以的，或者今日在塘栖吃“树头鲜”，也甜得不含糊的，但是我都不曾尝着过。我所记得，只是那个样子的：

橘子小到孩子的拳头仿佛，恰好握在小手里，皮极薄，色明黄，形微扁，有的偶带小蒂和一两瓣的绿叶，瓢嫩筋细，水分极多，到嘴有一种柔和清新的味儿。所不满意的还是“不甜”，这或者由于我太喜欢吃甜的缘故罢。

小时候吃的蜜橘都是成篓成筐的装着，瞪眼伸嘴地白吃。比较这儿所说杭州的往事已不免有点异样，若再以今日追溯从前，真好比换过一世界了。

02

城头巷三号的主人朱老太爷，大概也是个喜欢吃橘子的，那边便种了七八棵十来棵的橘子树。其种类却非塘栖，乃所谓黄岩也。本来杭州市上所常见的正是“黄岩蜜橘”。但据K君说，城头巷三号的橘子一种是黄岩而其他则否，是一是二我不能省忆而辨之，还该质之朱老太爷乎？

从橘树分栽两处看来，K君的话不是全无根据的。其一在对着我们饭厅的方天井里。长方形的天井铺以石板，靠东墙植树一行，东北两面露台绕之。树梢约齐台上的栏杆，我们于此伸开臂膊正碰着它。这天井里，也曾经打棍子，踢小皮球，竹竿拔河，追黄猫……可惜自来嬉戏总不曾留下些些的痕迹，尽管在我心头每有难言的惘惘，尽管在他们几个人的心上或许有若干程度相似的怀感。后之来者只看见方方正正的石板天井而已，更何尝有什么温软的梦痕也哉！

另一处在花园亭子的尽北檐角上，太湖山石边，似不如方天井的那么多，那边有一排，这儿几只株橘子而已。地方又较偏僻，不如那边的位居冲要易动垂涎，所以著名之程度略减。可是亭子边也不是稀见我们的足迹的，曾在其间攻关，保唐僧，打水炮，还要扔白菜皮。据说晾着预备腌的菜，有一年特别好吃，尽是白菜心，所以然者何？乃其边皮都被我们当了兵器耳。

这两处的橘子诚未必都是黄岩，在今日姑以黄岩论，我只记得黄岩而已。说得老实点，何谓黄岩也有点记它不真了，只是小橘子而已。小橘子啊，小橘子啊，再是一个小橘子啊。

黄岩橘的皮麻麻扎扎的蛮结实，不像塘栖的那么光滑那么松软，吃在嘴里酸浸浸更加不像蜜糖了。同住的姑娘先生们都有点果子癖，不论好歹只是吃。我却不然，虽橘子在诸果实中我最喜欢吃，也还是比他们不上，也还是不行。这也有点可气，倒不如干脆写我的“打橘子”，至于吃来啥味道，我不说！——活像我从来没吃过橘子似的。

当已凄清尚未寒冽的深秋，树头橘实渐渐黄了。这一半黄的橘子，便是在那边贴标语“快来吃”。我们拿着细竹竿去打橘子，仰着头在绿荫里希里霍六一阵，扑秃扑秃的已有两三个下来了。红的，黄的，红黄的，青的，一半青一半黄的，大的，小的，微圆的，甚扁的，带叶儿的，带把儿的，什么不带的，一跌就破的，跌而不破的，全都有，全都有，好的时候分来吃，不好的时候抢来吃，再不然夺来吃。抢，抢自地下，夺，夺自手中，故吃橘而夺，夺斯下矣。有时自己没去打，看见别人手里忽然有了橘子，走过去不问情由地说声“我吃”！分他个半只，甚而至于几瓢也是好的，这是过来吃。

说得起劲，早已忘了那平台了。不是说过小平台栏杆外，护以橘叶吗？然则谁要吃橘子伸手可矣，似乎当说抓橘子才对，夫何打之有？“然而不然”。无论如何，花园畸角的橘子总非一击不可。即以方天井而论，亦只紧靠栏杆的几枝可采，稍远就够不着，愈远愈够不着了。况且近栏杆的橘子总是寥落可怜，其原因不明。大概有人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了，相传

如此。

03

打橘有道，轻则不掉，重则要破。有时候明明打下来了，却不知落在何方，或者仍在树的枝叶间，如此之类弄得我们伸伸头毛毛腰，上边寻下边找，虽觉麻烦，亦可笑乐。若只举竿一击，便永远恰好落在手底心里，岂不也有点无聊吗！

然而用竿子打，究竟太不准确。往往看去很分明地一只通红的橘子在一不高不矮的所在，但竿子打去，偏偏不是，再打依然不是，橘叶倒狼藉满地，必狂搗一阵而后掉下来。掉下来的又必是破破烂烂的家伙，与我们的通通红的小橘子的期待已差得太多。不知谁想的好法子，在竿梢绕一长长的铅丝圈，只要看得准，捏得稳，兜住它往下一拉，要吃那个橘子便准有那个橘子可吃，从心之所欲，按图而索骥，不至于殃及池鱼，张冠李戴了。但是拉来吃，每每会连枝带叶地下来，对于橘子树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哩。

有这么多的吃法，你们不要以为那儿的橘子尽被我们几个人吃完了。鸟雀们先吃，劳工们再吃，等我们来抓来拉，已经是残羹冷炙了。所以铺张其词来耽误读者救国的工夫，自己也觉得不很讨俏，脸上无光。但是恕我更不客气地说，这儿所记的往事只为着与它有缘的人写的，并不想会有这种好运气可夹入革命文学的队伍。若万一有人居然从这蹩脚的文词里猜着了梦呓的心一分二分，甚而至于还觉着“这也有点味儿”，这于我不消说是“意表之外”的收获。其在天之涯乎？其在海之角乎？咫尺之间乎？又谁能知道！

04

老实说，打橘子及其前后这一段短短的生涯，恰是我的青春的潮热和儿童味的错综，一面儿时的心境隐约地回旋，却又杂以无可奈何的凄清之感。惟其如此，不得不郑重叮咛地致我的敝帚千金之爱惜，即使世间回响寂寞已万份。

拉拉扯扯吃着橘子，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三个年头，我自己南北东西的跑来跑去，更觉过得好快，快得莫名。移住湖楼没多久，几年苟且安居的江浙老百姓在黄渡浏河间开始听见炮声了。城头巷三号之屋我们去后，房主人又不来，听它空关着。六一泉的几十局象棋，雷峰塔的几卷残经，不但轻轻松松地把残夏消磨个干净，即秋容也渐渐老大了。只听得杭州城内纷纷搬家到上海，天气渐冷，游人顿稀，湖山寂寂都困着觉。一天，我进城去偶过旧居，信步徘徊而入，看门的老儿，大家叫他“老太公”的，居然还认得我。正房一带都已封锁，只从花园里踅进去，亭台池馆荒落不必说，只隔得半年已经有点陌生了。还走上楼梯，转过平台，看对面的高楼偏南的上房都是我住过的，窗户紧闭着。眼下觉得怪熟的，满树离离的红橘子。

再打它一两个罢！但是竹竿呢，铅丝呢？况且方天井虽近在眼底，但通那边的门儿深锁，橘子即打下也没处去找。我踌躇四顾，除了跟着来的老迈龙钟的老太公，便是我自己的影子，觉得一无可说的。歇了一歇，走近栏杆，勉强够着了一只橘子，捏在手心低头一看，红圆可爱，还带着小小的翠叶短短的把。我揣着它，照样慢慢的踱出来，回到俞楼，好好的摆在书桌上。

原来满抵桩带回来给大家看，给大家讲的，可是H君其时已病了，他始终没有看见这一只橘子。匆忙凄苦之间，更有谁来慢慢的听我那《寻梦》的曲儿呢。该橘子久查无下落，大概是被我一人吃了，也只当是丢了吧。城头巷三号之屋我从此也没有再去过了。

到北京又是四年，江南的丹橘应该长得更大了。打橘子的人当然也是一样，各人奔着各人的道儿，都忙忙碌碌地赶着中年的生活去，不知道还想起这回事吗？如果真想得起，又想出些什么来呢？若说我自己，于几天懒睡之后，总算写了这一篇，自己看看实在也看不出所以然来，也只好就这样麻麻胡胡的交了卷。（选自《俞平伯散文》内蒙古文化出版社）